

# 三彩风·文苑

## 九寨沟水

□秦勇

天上，蟾宫月最美；地下，九寨沟水最美。

月既不解饮，唯饮一沟九寨沟水。

清晨，我走进九寨沟，在那海子彩池畔，叠瀑河滩岸，幽林翠峰间，寻觅九寨沟深处秋之烂漫。

镜海绿如翡翠，静如处子，蓝天、白云、朝霞、红叶倒映其中，纤毫可见，恍若鱼在天上游，鸟在水底飞。湖边，女神色嫫、山神达戈的爱情缠绵，藤缠树，树缠藤，若即若离。五花海美若孔雀，五彩斑斓，跪在湖边的枕木上俯瞰一池湖水，黛蓝、湛蓝、墨绿、浅绿、翠黄、鹅黄，彩翅花翎，姹紫嫣红，澄澈的水底，静谧的古树，苍翠的倒影，艳丽的水藻，相互点染，光影交错，一缕山风荡起涟漪，红彤彤、黄灿灿、绿幽幽、粉艳艳……像美女打开的一盒胭脂，又像铺开的一幅水彩画。

栈道寻路，移步换景，那箭竹海竹影摇曳，修竹依依，水杉亭亭，绿意盎然；天鹅海浅滩沼泽，芳草茵茵，水鸟翩翩，生机勃勃。树正沟的犀牛海云雾缭绕，亦幻亦真，花木彩叶，艳冠群芳；卧龙海潜游蛟龙，欲跃欲腾，轻漾涟漪，神秘莫测。

在离天很近的地方，住着九寨沟的大女儿长海。她海拔3060米，长约8公里，粼粼湖光，蔼蔼绿烟，皑皑雪峰，一个深呼吸，一瓢长海水，会让人忘掉一切。

仰望诺日朗瀑布，滔滔湖水从天而下，如银河飞泻，青龙吐涎，声如滚雷，咆哮迸发，喷珠溅玉，如烟如雾，山掩浮云，水笼流烟。一道彩虹横挂山谷，好似五彩裙带。一道飞瀑，跌宕成一泓泓彩池，像一个个楚楚动人的酒窝。我站在飞瀑下，感觉自己像一滴水，何其渺小！

九寨沟是瀑布王国，树正瀑布如少女，湖水飞落溪涧，细流浅唱，纤柔轻盈，弯弯曲曲、多姿多彩地飘向远方；珍珠滩瀑布如新月，层溪叠瀑，或石挑练破，或翻江倒海，或如珠似线，或如绸似缎，卷起千堆浪花，好似一伸手便可抓到一串串珍珠。徜徉在九寨沟，像穿行在如诗如画的童话世界。紫红的黄栌，橙红的桦树，绛红的枫叶，殷红的野果，流丹散金，深浅错落，宛如一抹抹璀璨的红霞。

尕尔纳雪峰立于浩渺的苍穹下，银峰琼脊，云蒸雾绕，若隐若现，像一个绝美女神，占据了我的心房。

“一弯湖水失落在山里，心中珍藏着一轮月亮”，在一个寨子的九宝莲花菩提塔下，我虔诚地拨动那一排转经筒，那印上经文的经幡，河流里的“水转经”，似乎有了灵性，感应着我的祈祷。

九寨沟的水，从尕尔纳雪峰而来，成为嘉陵江的一个源头，嘉陵江流入长江，我就居住在长江边啊！

“你住长江源，我住长江边”，夜闻长江水滔滔，如饮九寨沟水。

炎阳，微风，荒漠。在这样的背景上，胡杨成了最醒目的主角。

抗击着干旱，挑战着酷热，胡杨伫立在新疆这片大漠中已经几千年，树龄最大的有上万年。生而三千年不死，死后三千年不倒，倒后三千年不朽。不朽的那棵胡杨树体上，竟然奇迹般地又萌出新苗，这一长又是一千年，最终成了这片胡杨林中的长者——胡杨王。

我充满敬意地凝望着这棵胡杨王。在苍茫的天宇下，它与我所见到的其他树种相比并不高，甚至有些低矮，也不挺拔，从主干上旁逸斜出的几根枝干突兀，但它也绝不是灌木的身形，铮铮的躯干、裂开的树皮似乎在告诉人们：它是树，真正的树。它的叶子是绿色的，小小圆圆的，围绕着树干团成上翘的姿势，在这片缺水少雨的荒漠中生存，它

## 胡杨王

□段延青

深深地把根扎在沙漠下面，去寻找泥土和水源，深达10米、20米甚至50米。那是生命的坚韧和顽强，是生命的智慧和力量。胡杨，是树的家族中的强者；胡杨王，是胡杨家族中真正的王者。

在胡杨的家园里，还共生着红柳、梭梭草、骆驼刺。有着袅娜身姿的红柳被人誉为“沙漠公主”，胡杨则顺理成章地成了“沙漠王子”。胡杨和同伴们同心协力，迎着酷暑，抵御着干旱，阻挡着风沙，护卫着身后的农田村舍、城镇驿道，守候着千年的风华与繁荣，于是有了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声声，有了西域大地的瓜果飘香……

热浪烤着大地，沙子似乎在发出啾啾的声响。穿行在胡杨林里，身边的胡杨树千姿百态，有的像开屏的孔雀，有的像持戟的战士，有的像发怒的公牛，我仿佛看到了一群沙漠精灵在

舞蹈。活着的，绿叶随风而动，沙沙的声音小鸟般唱着生命的欢歌；死去的，仍然傲然挺立，壮士般保持着刚烈和悲壮；倒下的，仍然伸展着不屈的臂膀，彰显着生命的昂扬。

在我所知道的树中，银杏树历经沧桑，树龄大多逾千年。眼前的胡杨树，在如此艰难的生存环境中顽强生长了千年、万年，它令我更加敬仰，它是树中真正的伟丈夫。

秋天，这片胡杨林是摄影家的天堂，蜂拥而来的“摄友”在虔诚地寻觅他们渴望已久的色彩和姿态。胡杨的叶子在严冬到来之前，会变成灿灿的金黄，在湛蓝的天宇下，漫漫白沙中，胡杨璀璨的金黄和壮美的舞姿成为人们心目中最美的风景。那是生命的颜色，生命的姿态。秋天的大漠，仿佛在举行一场庄严的朝圣，这是对生命的膜拜，对精神的礼赞。



(资料图片)

## 芒果缘

□子曰

我第一次吃芒果，大概在8岁那年。在南方上大学的哥哥暑假带回一堆黄灿灿的芒果，剥开递给我吃。我还没尝到它的美味，就闻到了一种刺鼻的怪味。家人和我一样，都对这种水果不感兴趣。哥哥觉得很扫兴，后来再带水果回来，就把芒果排除在外。许多年过去了，我一直抗拒芒果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儿子迷上了芒果。他将芒果娴熟地剥开，津津有味地吃起来，还吮吸着皮上的汁液，连说好吃。我有些不明白，自己一直讨厌的芒果，到他嘴里怎么就成了美味呢？

果盘里还剩下一个芒果，我小心地将它剥开，果皮和果肉连得很紧，并不好剥，还黏黏的，两手沾满黄色的果汁。我轻轻咬一口，先是微涩的味道，然后是一种清爽、甘甜的味道，品味许久，仍唇齿留香。我开始大快

朵颐，一直吃到只剩下果核。

原来，它真是一种极品水果，连果核也那么小巧可爱。为什么我对它的感觉前后如此不同？其实，芒果并没有变，改变的只是我从少年到中年的心境。当年轻仅仅因为一时的错觉，我就抗拒它，时至今日，因为心境淡泊，我又坦然接受了它。

后来，我开始如醉如痴地品味芒果，越吃越喜欢，那黄黄的果汁在口腔里恣意流淌。我笑自己：年少时，我是多么偏执、幼稚啊！

我突然为自己的“以貌取果”汗颜，为当年的错过汗颜。为什么我们关注外表胜于关注内心？为什么我们总对眼前唾手可得的幸福不知珍惜？这可能就是人性的弱点吧，它让我们丧失了多少快乐啊！

沉浸在芒果的美味里，和儿子头顶着头享受这片刻的欢愉，已成了我

每天最快乐的时光，和着儿子的欢声笑语，我迷恋于这特别的快乐。

轻咬浅尝汁满腮，无人知是芒果来。

忽然惊觉，人到中年，性格里少了艰涩、凌厉、盲动，而多了一些温婉、平和、随性。学会了淡然面对生活的改变，比如某个人、某些事，比如流水、落花和曾经年少不愿放下的情感、别离和痛。

转山转水，才明白最初的相知从未远离。芒果，就像我年少时走失的故人一样，多年后惊喜地遇见，才明白当年错过的是怎样的美丽。

萋萋白兔，东走西顾。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故。

哦，是的，故人。虽然错过的时间有些久，但这又有什么呢？擦肩而过，蓦然回首，刹那的指尖相碰，终究过好今生的一无所有……

哦，转山转水，芒果缘。